

伟人的青少年时代

WEIREN DE QINGSHAONIAN SHIDAI

主编◎郑春兴

毛泽东



用伟人的事迹激励孩子，
远胜于一切教育。

——培根

伟人的青少年时代

毛泽东

主编：郑春兴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毛泽东 / 郑春兴主编. — 长春：时代文艺出版社，
2009. 6

（伟人的青少年时代）

ISBN 978-7-5387-2752-4

I. 毛… II. 郑… III. 毛泽东（1893～1976）
— 生平事迹—青少年读物 IV. A752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9）第104213号

伟人的青少年时代 毛泽东

主 编：郑春兴

出 品 人：张四季

责任编辑：魏洪超

出 版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 址：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 130011

电 话：总编办：0431-86012927 发行科：0431-86012952

印 刷：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

开 本：640×920 1/16

印 张：10

字 数：100千字

版 次：2010年2月第2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20.00元

本书编委会

主 编：郑春兴

副 主 编：张耀军 朴景爱 辛宏志 杨 厦 张李昂

李赫男 王艳春 戚 新 孙伟国 张桂兰

于淑丽 于克敏 孙惠欣

编委会成员：（以姓氏笔划为序）

马 锋 刘 伟 李 颖 李文太 杜 葳

杨开银 张春昊 项 和 胡汉军 蒋玉容

韩国义

目 录

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乳名的由来 | 1 |
| 吓不倒的小伢子 | 4 |
| 小旁听生 | 6 |
| 离家出走 | 8 |
| 反抗父亲 | 12 |
| 偷读“杂书” | 16 |
| 走出韶山 | 22 |
| 文惊新学堂 | 28 |
| 剪辫子 | 33 |
| 毅然投军 | 39 |
| 考进师范 | 43 |
| 以诗明志 | 50 |
| 游 学 | 60 |
| 办工人夜学 | 68 |
| 开除校长 | 77 |
| 胆识过人 | 80 |
| 成立新民学会 | 83 |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初次进京 | 85 |
| 大潮的洗礼 | 91 |
| 长文祭母 | 97 |
| 驱张运动 | 102 |
| 自治运动 | 108 |
| 自由的结合 | 113 |
| 何去何从 | 115 |
| 工人运动 | 119 |
| 农民运动 | 126 |
| 秋收起义 | 134 |
| 上井冈山 | 139 |
| 朱毛会师 | 146 |



乳名的由来

毛泽东出生的时候，既没有霞光万道，也没有祥云笼罩，出生时很平静。高兴的是他的家人，至于他自己，那几声啼哭倒是格外洪亮。

韶山后来也因他的诞生而闻名于世，正应了那句话：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

毛泽东出生的准确时间是：1893年12月26日，也就是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。

毛泽东出生后的七个月，即1894年7月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。随后清王朝像个多病的老人，一天不如一天。

也就在1894年，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失败，在夏威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——兴中会，开始造大清朝的反。

可以说，毛泽东是生逢乱世。

外面的世界已经乱起来了，可韶山冲由于偏远闭塞，倒还宁静。

韶山冲住户不多，多数姓毛。

毛泽东的父亲叫毛顺生，为人精明，但性情暴躁，十七岁时因家穷出外当兵，长了不少见识，也积攒了一些银钱。

还乡后，毛顺生赎回了家里典出去的祖业田，不久又买进一些，增加到二十二亩，所产粮食已有剩余。

此后，毛顺生又做一些贩卖粮食、猪牛生意，资本逐渐滚到近三千银元，在小小的韶山冲，可以算得上是个小财东了。

毛泽东的母亲叫文七妹，因在同族姐妹中排行第七而得名。她信佛，勤劳而又善良。

文七妹的家在湘乡县唐家坨，同韶山冲只一山之隔，约十里多路。


文七妹十八岁嫁给毛顺生，她比丈夫大三岁。婚后，她曾经生过两个男孩，可惜都在幼年夭折了。

毛泽东是文七妹生的第三个男孩，他出生后，文七妹还有点不放心，生怕毛泽东“根基不稳”，到了孩子满月之后，她就把孩子抱回了娘家。

毛泽东的外婆当然把这个外孙当成了宝贝，请算命先生看了八字，说应该拜个长寿干娘，才能易养成人。

谁最长寿呢？外婆想到了后山那块两丈多高





的大石头，千年万年，应是最长寿的了。

于是，选了个黄道吉日，外婆和文七妹就抱着刚满月的毛泽东到大石头前拜认了“干娘”，为他取个乳名叫石三。按当地的习惯，就叫他“石三伢子”。

虽然拜认了“干娘”，外婆还是不放心，她总说韶山冲上屋场的风水不好，硬是不肯放毛泽东回韶山去。

就这样，石三伢子寄居在唐家坵的外婆家，在大人们的呵护下，没灾没病，长到四岁。

吓不倒的小伢子

毛泽东虽然才四岁，可他的聪明与胆量已经让大人们感到惊讶了。

在过年的时候，毛泽东穿着外婆给他换的一身新衣服，头上戴着一顶红风帽，蹦蹦跳跳地跑出去和小朋友玩耍。唐家坨有一位特别喜欢逗小孩子们玩的老爷爷，他故意摆出严肃的面孔，翘起白胡子，吓唬着小孩子们说：

你们为什么在这里玩耍，否则我会割掉你的耳朵。孩子们一听，吓得撒腿就跑，只有毛泽东仍然站在那里不动。

白胡子老爷爷很奇怪，就问他：


“你为什么还不跑？难道你不怕我割掉你的耳朵吗？”

“老爷爷，你为什么要割我的耳朵呢？”毛泽东一点也不害怕，还反问他一句。

老爷爷依旧板着脸，瓮声瓮气地说：

“我喜欢呀！我要割下你的耳朵做下酒菜。”





“做人要讲道理。”毛泽东学着大人的口吻说，“老爷爷，你讲不讲道理？如果你有道理，我的耳朵就给你吃；你没有道理呢，我就要扯掉你的白胡子。”说着，就笑眯眯地望着老爷爷，并且主动解开红风帽的扣子，把耳朵露在外面。

白胡子老爷爷大吃一惊：这个只有四岁的细伢子，竟有这样的智慧和胆量，确实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。他高兴地把毛泽东举过头顶，笑呵呵地说：

“聪明的小伢子，爷爷不割你耳朵了。爷爷想找下酒菜，就去割那大笨猪的耳朵！”

小旁听生

毛泽东的二舅文玉钦读过几年私塾，在种田之余，在家里开设蒙馆，教文家子侄们读书。

四岁的毛泽东也就成了“旁听生”。

这个小旁听生很老实地听讲，不像别的大孩子那么淘气。

一次文玉钦让孩子们背《百家姓》，这些孩子们贪玩，读书不认真，有的背不出来，有的背不完整。

小旁听生忽然嚷着也要背书。

文玉钦说：

“别闹，石三伢子。你还没开始读书，哪晓得背书呀！”

小旁听生说：

“我就晓得，你们读书时我已记住了。不信，听我背给你呀。”

说完真的背起来，声音洪亮，背到最后竟没有错！



文玉钦大为惊奇，抱起小旁听生就去告诉外婆，说：

“奇了，真奇了！石三伢子能背《百家姓》了！”

外婆笑不拢嘴，说：

“我看呀，咱们石三伢子准是文曲星下凡哩！”



毛泽东
MAO ZEDONG

离家出走

毛泽东在六岁时就已经开始接触到田间劳动了，尽管那只是在插秧的时候用小畚箕送秧苗，割禾的时候跟在大人后面拣禾穗。

毛泽东也很会放牛。他经常用铁篦子给牛梳理，使牛毛里面不藏虱子。


小孩子放牛的时候，经常因为贪玩而误了正事。有的时候牛没有吃饱，有时候又让牛吃了人家的禾苗。

怎样才能既让牛吃饱又可以玩得痛快呢？聪明的毛泽东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：把小朋友们组织起来，一班人放牛，一班人采野果子、割青草。到时候，就把牛拴起来，让它们吃割来的青草；小朋友们就集合在一起，做游戏，讲故事。

毛泽东八岁的时候，他弟弟毛泽民已经五岁了，父母也不担心他们“根基不稳”了。

毛顺生就亲自把毛泽东从外婆家接回来，正式送他到私塾里读书。





毛泽东十一岁那年在南岸私塾读书。这个私塾就在他家门口一个池塘的南岸边上。

私塾的老师是个喜欢打学生、态度粗暴严厉的老先生，名叫邹春培。

由于毛泽东背书背得好，一直也没挨着打。

这年夏天，毛泽东领着同学们去池塘里洗澡。

正洗得热闹，老先生回来，吓得同学们有的光着屁股乱跑，有的钻进草堆里，有的躲到房屋后，有的在禾坪里飞奔，还有的泡在塘里死活不出来。

把个老先生气得胡子直抖。更让他生气的是毛泽东来到他面前，说：

“洗澡是我带的头，你打我自己吧……”

老先生气道：

“统统该打！带头的要加倍！”

等到老先生好不容易把学童们都弄回学堂，却发现只少了毛泽东。

他急忙去毛泽东家，对毛顺生如实讲了。两个人下狠心要好好揍毛泽东一顿，四下寻打，却怎么也找不到了。

毛泽东跑到哪里去了呢？

他已经离开村里，要徒步去湘潭县城。因为他想起表哥王季范说过，湘潭县城里有洋学堂，

那里的老师不打人，也不拜孔夫子，他要去看一看。

但他却不知道路，怕人知道他是逃学的也不敢问路，只是不声不响地往前走。

天黑了，遇上好心的阿婆、大婶留他过夜，给他饭吃，天一亮他又上路了。

就这样他走了三天，可纳闷的是周围还是连绵不断的山岭，只有松树竹林，只有茅屋瓦舍，却不见高楼大街。

他跑得急，鞋子也没穿，小脚踩在碎石小路上，又烫又硌，又痒又痛。他咬着嘴唇，苦忍着往前走。

他却不知道，他是围着韶山打转转，走来走去，也没走出多远。

亏得这天晚上遇上一个老阿公，留他吃了饭，又住一夜，并告诉他说：

“你家里派人正四处找你哩，你父亲和塾馆的邹先生都说了，你回去就好，他们不会再打你了。”

毛泽东说：

“那我也不回去，我要去湘潭的洋学堂。”

老阿公说：

“你这样去不得，你没有钱，洋学堂不会收你



的。再说，你不回家，你母亲多惦记你呀。

一听到母亲，毛泽东心软了。

他终于同意回家。

回到家，父亲真没打他，只是气鼓鼓地横了他几眼。

塾师也对他温和多了。

此事在毛泽东幼小的心田里尝到了“反抗”的甜头——尽管离家出走这三天三夜更遭罪。

